

## 城市印象

## 品史念今说汉中

## ■残墨

儿时,我只知道汉中是我们这些周边居民心目中的大城市,是令人向往的地方。小伙伴中谁要是去过一次汉中,就会引来其他人羡慕的目光。

当年我第一次到汉中,是和父亲一起。父亲去办事,顺便带上了我,说让我出门看看,长点见识。在汉中办完事后,父亲带我去拜了拜将坛。那时的拜将坛不要门票,里面尚没有被很好地修缮,较冷清。一位老人在树荫下拉二胡,他双目微闭,头随着旋律左右摆动。年少的我不知道他拉的是什么曲调,只感觉有点悲凉。父亲指着耸起的亭台说,这就是当年刘邦拜韩信为将的地方。接着,他给我讲了一些汉朝的故事,我这才第一次朦胧地知道了韩信、刘邦等历史名人及其事迹,第一次接触到汉中厚重的历史文化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去汉中的机会和次数逐渐增多。后来在外地上大学时,有同学问我:“家乡是哪里的?”我回答说:“是陕西汉中的。”实际上我的家乡在一个僻远的小县城,只是隶属汉中管辖罢了。同学接着问:“汉中好不好?”我说:“汉中风光旖旎、土地肥沃、历史悠久,被称为‘西北江南’‘鱼米之乡’。当年汉高祖刘邦在这块沃土休养生息,韬光养晦,继而平定三秦,成就了汉室基业。”我继续告诉他们,三国时期,汉中是魏蜀两国兵戎相见的主战场,诞生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:老将黄忠在汉中定军山下刀劈夏侯渊;魏

将赵子龙于汉水之滨大败曹军;一代名相诸葛亮在汉中屯兵八年,六出祁山,北伐曹魏,度过了他一生最为呕心沥血的岁月,最终归葬定军山下……同学听了,竖起大拇指说:“只知道有个汉中,却不知它有这么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,是个好地方!待有机会了,跟你一起去汉中玩!”

参加工作后,我经常去汉中学习、培训,近距离接触和了解到陕南民歌、社火、汉调二黄等地方文化。同时,我也知道了汉中是陕南地区的最大城市、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水之源头,是关中、天水经济区和成渝

经济区的重要连接枢纽;知道了汉中是丝绸之路开拓者张骞、大汉诤臣李固的故里,是汉初三杰之一张良的归隐地,是造纸术改进者、“蔡侯纸”发明者蔡伦的封地……诗文大家李白、杜甫、陆游、欧阳修、岑参、李商隐、苏轼等游走在汉中所处的秦巴山之间,吟唱出彪炳文学史的佳篇名句。

经过努力奋斗,10年前,我在汉中靠江边的位置买了房,举家迁到了汉中。从此,汉中成了我的第二故乡。我变客为主,与这座城市紧密地依偎在一起。童年时,汉中是我向往的“理想大城市”;中年时,汉

中是我的栖息地、舒适的港湾。

置身其中的日子愈久,我对汉中的认识和理解也愈加深刻。我曾听一位抗战老兵讲,在抗日战争时期,汉中这座城是后方重镇、战略物资的转移站。其丰裕的粮、油、棉、布等物资不断输送,有力地支援了前线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土地革命时期,汉中的红军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,李先念、徐向前、王震等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领导过革命斗争,留下光辉业绩。

今天的汉中,发展势不可挡,一天一个变化。汉中的旅游景点、大街小巷中,车流、人

流如潮,其中亦不乏国际友人。虽然不大能听懂他们的语言,但从其语气和手势里,可判断出是在赞美汉中。行走于“汉人老家街”那青石板铺就的复古老路上,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独特气氛扑面而来。各色传统文化手工作坊、文创馆、美食店等鳞次栉比,带给游人富有节奏感的沉浸式体验;古色古香的汉风建筑勾画着历史的轮廓,一砖一瓦诉说着连接古今的故事,游人仿佛穿越了几千年,触摸到了汉中古旧的面庞。

周末,我经常带着儿子,陪着父母到汉中滨江文化公园或湿地公园散步。公园里遛弯的、打球的、跑步的、跳广场舞的、江边垂钓的人们,精神抖擞,喜形于色。漫步在江中栈道,清风拂面,我那85岁的老父亲感慨地说:“现在的日子真红火!老百姓富裕了,城市建设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如今的汉中城比过去大了几倍,基础设施完备,绿水青山环绕,住着很舒服!”我的儿子则指着雕栏上篆刻的“烽火戏诸侯”“月下追韩信”“鸡肋——食之无肉,弃之有味”等字样问:“是什么意思?”我回答说:“这些典故都与汉中有关,每一个典故都蕴含着一段历史。比如这个故事……”我们走走停停、信步闲聊,还一面闻着花香,一面观赏着飞翔的白鹭,在繁华快捷的城市中感受别样的慢速生活。

汉中这座城,记得起历史沧桑,看得见岁月留痕,跟得上发展步伐,守得住文化根脉。汉中儿女血脉中涌动的,是巍然前行的豪迈气概。新时代里,他们正用智慧和勤劳造就大美汉中。



## 闲思随笔

## ■刘峰

“昨夜斗回北,今朝岁起东”。为了让一家人在新的一年里起好步,以前元旦这天,父亲常带我们去渡口看日出。

为了迎接这一“神圣时刻”的到来,大家头一晚会精心沐浴。之后,一个个便神清气爽。当带着亢奋的心情入眠,梦中,我仿佛能听见一口巨钟在远方敲响,嗡嗡之声,宛如一圈圈涟漪逐渐扩散开来;在它荡过的地方,呈现出一汪汪纯净而透明的蓝光……

迷迷糊糊之中,我听见了父亲轻轻地提示道:“该起床了。”我睁开双眼,侧过头看窗外,只见天色依旧如墨。然而在这深坑般的黑里,却透出隐约的冰蓝。看到此,使人联想到一群群发光的水母正从深海里慢慢上浮,时间嬗变的力量

冲击着内心。

一家人赶紧穿衣起床,简单洗漱、进食后,出门。父亲带头在前面走,母亲扶着外婆在中间,我和姐姐、弟弟、妹妹跟在后面。灰蒙蒙的冬野里,我们仿佛一支出征的小队。出村,沿着苍黄的田间小路向东行。黎明前后的寒气,让人微微颤栗,却又让人渐渐清醒。被冻僵的土地,干干硬硬,人的脚踩上去,能接收到一种青铜般的质感。

走着走着,大约半个小时,前方显露一线光亮。父亲告诉我们,大河就要到了,前面就是渡口。屏息静听,我的耳畔似乎响起了河水深沉的流动声。河床与大地、与人的每一个脚步粘在一起,一瞬间,河流的力量直袭每一个人的神经,使人

与河流产生共振。水流声越来越响亮,我们的

脚步愈发坚定有力。当一家人快步走到渡口时,只见宽阔的河流宛如一条蛟龙从沉睡中醒来,打着一圈圈深绿色的漩涡,泛起一层层雪青色的浪花,朝东,带着人类的叩问与思考,以不可阻挡之势,向天际迤邐而去。

如铜铸般的,一家人静静伫立渡口,庄严,沉静。在这忘我的企盼中,只见河对岸广袤的土地上,晨星正在悄悄隐退,有一种看不见的光源正在一点点加亮、扩大、散开。于逆光里,人们隐约可见村庄、树林、稻垛、篱园、烟囱、发电站、排灌渠等景物的轮廓。

光阴如风,正在横扫天地万物!

令人兴奋的是,在这无边的冷色调里,东方地平线稍露浅浅的胭脂色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那微微的红,开始慢慢润开,更浓,更艳,更亮了,仿佛有一管丹

青巨笔,正在东天不停地涂抹油彩,玫瑰红、杏子红、石榴红、高粱红、玛瑙红……于这撩人的红色背景中,又慢慢勾画出一张冉冉升起的旭日的笑靥。

只见旭日正在大家的凝望中一寸寸腾跃,一瞬间,万物静穆,天地整肃,一如混沌初开,鸿蒙乍辟。一切生命,开始在它的光辉中沐浴,开始享有它的恩泽。新年新日,又开始诞生新的希望,开始新的轮回。

此刻的旭日,在我们注目下,正在挣脱地平线的拉扯,一纵一纵,脸儿红涨,血脉偾张。看着它跃跃向上的姿态,我能感受到它无穷无尽的力量、积聚亿万年的能量、亘古长存的张力。顷刻,喷薄而出的它,宛如一枚大红柿子,“唰”地染红了渡口,红殷殷、赤灿灿、金灿灿,仿佛刚刚出炉的金属液体在奔涌,雄浑、壮丽、如诗!

天,因为日出,终于亮了;地,因为日出,终于苏醒;光阴,因为日出,被赋予了新的意义;新年,因为日出,有了新的愿景!

新年看日出,如浴火涅槃,给人一种新的能量、活力和启迪。此刻,沐浴初阳,每一个人的眼睛,亮晶晶,神采奕奕,泪光闪闪。每到此时,我总能感受到父亲的良苦用心——他是在用这一种辞旧迎新的特殊仪式,让一家人以最佳的状态,不负新年的大好时光。

时光匆匆。多年后的一个黎明,我从这个渡口出发,开始奔赴新的人生。在踏上彼岸的那一刻,蓦然回首,我忽然懂得了父亲以前总选择这个在渡口观看日出的意义——人生如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,命运就像一个个渡口,太阳每天都是新鲜的,只有做一个早起的人,方能充满干劲,享受精彩人生!